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濂

雞肋集卷六十六目録

墓誌銘

雞肋集卷六十六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邱縣主簿豫章黄君叔敖字嗣深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殁後四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于分寧縣之雙井

山其舅給事中諱廉之兆黃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好如同産嗣深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高等貴人求婣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竒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歸之黃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已卧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頮禱于神廟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

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給事卒亦卒嗣深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莔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為銘曰

世固有夭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

歲能為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
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歸東平
董君文和字景仁益眉山蘇先生嘗稱之曰此古君子
者也夫人歸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陜州一日
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戺而立問之羌初入貢
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
則勒監軍隂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
州皆遇我如囚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為司

戸曹州性方潔不能軫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為部使者故劾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之曰君須祿我董氏冢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其吉卜以堋景仁為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閒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於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為娶婦婦又亾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

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牓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
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即其
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
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
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説皆知之其爲詩晚
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
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
蔡琰䀢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

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坐死此豈常女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葢閨闈成其家又教其子為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可磨木固不願為尊犧聲名如彼瘡痏何而焉用此紘京歌猗歟夫人窺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萎其秀女也葩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黄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黄君汝翼將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為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為頼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為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為濟州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

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為汝霖未仕二女為士妻長闕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願因吾子以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為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

游學還從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堇堇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為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憙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黃君可無悔

黃君墓誌銘

黃君諱某世為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產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踴而家積

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黄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黄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紿曰我黄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令為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

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

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

也是不然觀黄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

求贏已而愈贏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

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夔州録事叅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為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曾孫

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為病會萃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眖左右剽刦為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學之抉能言其義蒞為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荊公方舉有司尤善君甞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驥通易臨川吳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

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爲美談浮梁俗好
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
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寃滯者得平反不旬月
獄爲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争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
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
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
監司以爲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
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

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棟坐不交一語

君亦自絶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

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

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

得夔州錄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為五斗計

也遂謝病去閑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

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

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煊

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君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以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令為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為生不進耶嘗官而使之以為用耶曾幾何施今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葢鄴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静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妄與人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皆宦學有立女有歸矣而士賢侍夫人官大名以孫珫殤悼成病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

十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莊靜有常度不為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宏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人諸子皆從補之游而士宏又嘗為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出如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以知之其子有聞

闞氏墓誌銘

闞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祿大夫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鄄城縣青山里之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闞氏奉其家事恪如侯

不亾而教其男女以職內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寵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續綰繙紱緬緝絪可謂盛矣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洗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曰

善教子以有祿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為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州司戶叅軍閻侯德基家為乳其第二兒兒死閻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紘齊氏隨焉又為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閻夫人沒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

二十四日忽欷歔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于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為銘可乎乃為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鄄城人也澶州頓邱縣令贈

給事中諱應圖之曾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為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虚其舉用季父忠州團練使偁任為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

調合淝主簿有田訟積歲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
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闕地隱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為
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為人誠
厚不苟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
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
君少孤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
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
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為

御史未及而亾者也次希甫鄉貢進士次希説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諱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於郵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希説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革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爲里舊遽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歿爲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

銘君再致志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柟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顧為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真為貴凡晉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説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為姬氏在齊為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為靈王太子或傳

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曽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彦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夭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黄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劒歎會補之先大夫與仲遠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

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齓也季松齡字子固尚繈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嫠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遭不幸稟厚而報嗇幸因已益闡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二十七矣亦夭鄉人之長者既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而

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為文若詩以弔之君沒以
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子
固為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凡
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月遠矣人尚為
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寡
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
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補
之又蚤與君游求為銘君為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

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醉卧其舍或窮日夜諠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墮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為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而摧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

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為金鄉人金鄉舊隸兖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為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亾故再世不

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亾又十年益君歿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絶甘分少中外無間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夭母不在自曾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以死為先人羞今殫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何暘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重

趼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壙皆甓固之以大觀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曾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劉氏為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為其死者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魯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異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户至不相慶弔如劉氏難哉時暘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諸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

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教汝為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夭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汔有立銘曰

父先祖殁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世七喪欲子為士使知士恥恥墜父言可謂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俛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為

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為共城人晉檢校太
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祿卿諱岳
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祿少
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即辭
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惠政而
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為詩驚人鄉里號
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
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懷中物兼綜道釋天

文地理音律歴筭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
以為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
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
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為
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
路守令轉運使吕覺以公聞召見為彰化軍節度推官
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為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
又知昭化縣遷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劫府

庫以叛期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
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
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
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
蹈禍盇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
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
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代薪
備河民若役不均公董其事為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

賴之召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宫虚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為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詆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為官何用紛紛代庖為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

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勲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有爭至破産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島上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為鄉郡以不法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廢于家祀明堂復為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即位還度支

公雖左宦益跌宕文史每與客檕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阱待小人譬袒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呉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為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璿霄指

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
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
前公五年没男曰奘終華亭尉曰戢進士皆文學知名
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希孟皆卒卜某
年月日葬於衛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
孝既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
不為貴勢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為愛已者異時
反為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謡

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益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㳟戩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為苟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躓死理固然也葢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蔦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苟合於貴勢為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為戒則非也銘曰

在笞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義
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晝繡行為之
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欲與古
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
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聞旁
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頎而長退

然温恭儒者也葢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戢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閑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别間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戢不復仕然嘗為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覬焉知戢

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人晁子汝巨源矣則求紙為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戢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為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罪又七年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

之其𢓜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俛之子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為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為童兒不戲弄默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竒之矣及長盡傳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殁何以仕為因盡屏幼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埽

益涵肆詩書百氏為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

又千卷盡陳諸左右而牓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

蘇先生為書之一時名士皆為賦詩而叔文益遠絶世

利惟恐蓬蓽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殊無塵

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得失因革廢

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文不自以為用也

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召後其

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

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
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府拜罷録二卷大臣家譜二卷
續衣冠盛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藁將就
憲臣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
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夭二女子長
嫁同郡劉某其季夭銘曰
笞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為不然然世
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盜跖膾人之肉

聚黨數千將天耿夫腥腐之饗而畜乎昭晰之傳尚何

憾耶尚何憾耶

雞肋集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十七目録

墓誌銘

雞肋集卷六十七目錄

雞肋集卷六十七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公諱端仁字堯民世家開封後徙鉅野贈工部侍郎諱迪之曾孫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而贈左銀青光禄大夫諱仲參之子也母公孫氏濟南郡太君公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於詞賦瞭然為

山東名進士再從鄉書皆舉首聲動京師翰林學士滕甫知制誥邵必見其試文而驚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别試第二擢甲科而公文實第一以宋渙知名太學而躋焉場屋洶洶為不平初調常州司理參軍聽決明甚嘗以事請逮宜興豪守王説長者吏蓋豪狀白即訊公聞走詣説告所以逮者吏猶白檄已去公怒叱吏曰檄固守出守改檄不可耶卒逮之説由是知公前守陳襄大興學為東南冠至是公以掾兼廩食事而士從公

講授常數百人丁銀青憂銀青精吏道卹民隱初通判
舒州上書言馮當山羅刹石之險請鑿秋口浦縱陽渠
以避之報可而没公護喪浮江會王荊公在金陵遽往
請銘荊公一見而知之又荊公嘗佐舒其事益咨所欲
興而不果者也為作銘特詳銀青因益顯免喪調壽光
縣主簿帥清獻趙公抃未入境即以學官薦之時熙寧
四年也初遣使察訪諸路而京東以命鄧潤甫吕升卿
兩人素非知公亦首辟之既見乃知出荊公意也然公

詳重論數不合故已事不遷久之以定陶丞為兵部主簿改著作佐郎充河北糴便司勾當公事遷祕書丞初修官制預討論者皆一時文學士而公在選中時尚書右丞黃公履為御史中丞又以御史薦公既召對而宰相王歧公以姻嫌罷之然公資抗直喜事人亦畏其在言責者會再遣使高麗議以公為書狀官往見歧公未及語歧公曰豈以母老憚海行乎還朝為館職有故事矣公曰非為是也顧事有細而繫國體者須豐稷嘗以

此官往矣高麗使者欲令稷庭謁稷不肯使者雖降揖而竟不容之時稷猶選人也今用朝臣往見其國主固客也而其使者欲不客之可乎願絕此儀即往岐公難之而止除太僕丞丁濟南憂免喪充廣濟河輦運而局在鉅野日從親舊宴語殫其俸為食飲費廣濟輸穀羨應賞不自列改提舉河北便糴糧草計辦如廣濟時又改提舉江淮鑄錢事以遠丐罷得知沂州治尚安靜前此民或不知吾守誰何而公治近民至耕夫牧兒皆能

言吾守晁公或圖其像藏之考課以最聞召對便殿哲宗迎語曰是嘗與吕大防爭河北事者耶公徐對曰臣嘗任河北便糴尚書省以白劄子改鈔法此臣職事且干邊計故嘗論列而止非與大防爭也因復從容論時事得失哲宗皆嘉納復以為提舉河北常平等事代還執政曰積粟充然不按吏何也公對以職在農役不敢以是為先執政不悦乃知壽州又改知曹州考課復第一上以彰信節度即位吏民爭言吾軍上龍潛地皆求

貢覬非常恩以是動公公曰吾以守臣恩任子非常矣公等自爲之乃獨以上在邸時諭戒吏民之語刻石上之詔改興仁軍焉故人子得疾京師殆語僕曰以我之曹南晁守及境而死吏白應視屍公不許而爲治喪還其家召爲金部郎中會常計句隱伏出餘羸號稱職而論事正色數不屈其長適有江淮使者來見之愕然私謂曰郎中啟事尚書乃爾耶公曰人復有戇如我者乎即上章求去改主客郎中而公又不願留乃知徐州改

襄州蔡州皆未行偶執政有不合而罷者宰相疑其異
已故數徙公而公故倦游對客時誦淵明歸去來詞浩
然無意於世矣俄乞致仕得請而公亦感疾以崇寧元
年七月丁亥終于家年六十有八即其年十月辛酉葬
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自佐著作九遷為朝請大夫勲
柱國服五品娶葉氏錢唐縣君前卒五子損之兖州龔
邱縣主簿泰之單州城武縣主簿謙之太廟齋郎其第
二子臨之第四子渙之蚤卒渙之幼竒警公痛傷之一

女適單州單父縣主簿李公濟孫男八人公美公善公序公瑾公儀公琬公惠公琰孫女四人長適曹南董秿次適同郡李相如次適富春孫尚賢幼在室公事親孝豈弟老於文學以糾宗睦族為志不設機械而喜導人於善人亦多愛之其亾鄉黨皆為之流涕焉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於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詞多不載初公火日與今尚書右丞范公純禮俱學許昌又與故門下侍郎李公清臣相從毗陵皆厚

善范公與其善論事李公嘗謂其不媿屋漏者兩公同時秉政而公為郎終不倚以進豈非賢哉江南黄庭堅有美名尤厚公其詩曰懇勤均骨肉四海一堯民黄亦不妄與人者也銘曰

楚人有言何方圓之能周孰異道而相安葢不齊者物之情而齊之實難士有志業所蘄者時豈無其時從古異施往追吾𢀿歧又有歧捨旃勿從則又後之公逢世治童冠有聞欲任士責以其一身譬彼大木工師既求

斲而小之則惟匠尤中和之行果達之才濟以其學文詞孔偕召而罷之時則有命去彼取此惟恬不競惟恬不競能樂若此不施其邦亦施其里彼汙得志惟厚爾顔我忱不怍有彼魚山

朝奉郎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嬀姓舜後滿始封陳至完有齊其裔徙泉州仙游者曰郁有文學事王審知為諫議大夫郁生榮緒以勇名福州歸於錢氏而偎為東府安撫使治福州奏榮緒司

馬復徙明州象山世亂子孫因不仕而其四世孫曰大雅工為詩而甚好義嘗舍逆旅遇之遠官病埀死者倒囊濟之留閱月病者去乃去尤為清憲趙公抃所知而年八十有八竟不用用鍾其慶於君以君登朝累遷通直郎配丁氏封仙源縣君繼劉氏封仁壽縣君而仙源實生君君諱輔字安國四歲喪仙源哀慕如成人七歲誦書百卷能為人言其意中嘉祐二年進士第授挍書郎司理濵州部使者郡守爭欲出巳門下遷義烏令尉

王錫輕且専一日無罪鞭其隷十輩皆不服譁然欲起

君聞往候錫徐數隷罪収去錫曰微君殆不濟雙林傅

大士道場歲輸供至三百萬緡提點刑獄元積中欲盡

以助公君持不可猶取七十萬然雙林賴是不為墟民

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貸禁物者君忽出令曰往某民室

取某物幾何民不得逃物若合契咸以為神秦固監兵

潤州其子勉君妹之壻也勉死家常有怪擾人會君道

潤止固家三日闃然君適登舟怪巳復遷忠武軍推官

知武當縣縣瀕漢數潰隄君教民以大竹絡石為岸高五丈方冬下之明年水至無患武當山有諸葛孔明廟俗以清明數百人為社祠神以侈相夸或格鬬死君因其俗加約束爭為衰改著作佐郎知安吉縣歲饑籍富家出粟食流民所活以千計將代民詣郡及使者言古之循吏所去見思我曹於陳君不待去而思思其將去而不樂也使者知其才命攝華亭且俾求前令張若濟罪君不願使者怒徙攝壽昌日與其僚飲酒尋山水作

詩百篇卒以縣小為官樂冠之時王介守湖請使者曰
安吉不可以無陳君也迺得歸道聞其繫囚衆以旦至
邑遽閲牘有競渡毆人死至繫百人者且情得矣即械
應法者于州餘悉遣至莫庭為虚人讙舞天目山水泝
一邑其附山六鄉為防專利而下二十一鄉請決隄主
簿劉疇視之千餘人擁疇鬬隄下疇走還君徐以他事
至旁佛舍召六鄉老人諭散之與約決隄三日慰二十
一鄉民老人唯爭趨令而溪悍猛既決則三日不能復

下鄉用穰朝廷初以七十五等定家業均役錢使者屬君立浙西法而翰林沈公括方察訪二浙遽言于朝挽與俱遂推其法浙東部使者交薦監杭州市易務兼市舶司以勞遷祕書丞太常博士服五品差通判信州未行丞相蘇公頌方尹開封引以知左軍巡判官事又差通判揚州或欲穿渠龜山南徑洪澤以避淮波者疑下有石不可鑿使者復屬君君言可鑿渠成民便之遷屯田員外郎改朝奉郎管句京東排岸司時托西疆又擢

通判秦州未行權度支且用矣會有以君揚州釋寄杖
事為言者由是罷去拘催兩浙市易貸錢繼丁仁壽通
直憂服除管句成都府轉運司文字有飛語幷研令申
宗道取井戶金會宗道在府使者遽遣捜槖得金盛怒
欲自掠訊君言匿名書勿治而金何必井戶物茍未白
以屬吏可也後所司言金有從來王子文霍唐臣張堯
士趙家以治郡上狀得罪詔大中大夫以上以歲舉堪
知州一員令門下侍郎許公將首以君應詔差知邛州

事丞相吕公大防范公純仁亦寖知君復欲用矣會君以疾致仕元祐四年十一月庚午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縣某原娶張氏德安縣君有淑德先君二年卒二子琦瀛州推官知臨江軍録事參軍珌舉進士志藝甚修而琦問學有才智幹其蠱者也三女嫁朝請郎曹易西頭供奉官曹曀左侍禁曹習而習妻蚤卒孫男伯羣仲實女一人君為人豈弟敏彊會親族喜賓客輕財重義胸中洞然少貧賤刻意於學夜不寢牀置足水中以警

寐故蚤以文辭有場屋聲東明劉温奇之使其子㮣等師焉槩後試禮部第一知名云銘曰

以此其志則無不可成也命不與期以此其才則無不可能也位不得為何以信此於時耶曰有大君子者數人焉皆知之君尚何悲

朝請郎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元字舜弼其先大名莘人也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諱祜曾祖也尚書兵

部郎中贈太尉諱某祖也通議大夫贈正議大夫諱端考也正議前夫人李氏文安郡君後夫人李氏華原郡君而君文安出也王得姓於周大於漢迄今多公輔顯人而大丞相魏國文正公諱旦道德忠義勲在王室為本朝第一故家城東民慕而不姓之曰城東太尉公之從祖也其子孫蟬聯珪組文學政事直諒多聞隱然為國名臣者往往而出相望也而君幼讀書業進士以世父天章閣待制諱質任為郊社齋郎再為主簿𥙿氏醴

泉年尚幼即以才稱故樞密副使薛公向轉運陜西首

薦其能監鎮戎軍折博務鎮戎當壮要路交易夥它郡

嘉祐末以鈔法害之逮君領事入復美以勞擢大理評

事知唐縣事神宗即位遷光禄丞又遷大理丞充德清

軍使兼知清豐縣事清豐介澶魏戎使往來之道故須

錫軍名以為重而部使者不察議撤其額君為言朝廷

本所以命此令不可易之意使者為沮止而君亦不嫌

忤其意也浮屠甲者與婦人忿夜懐甓入其室折婦人

足而婦人倉卒不知誰何也君陰訊其故物色而擒之
甲伏其罪人以為神遷太子右賛善大夫熈寧中安南
用師為江淮荆湖六路計置點檢催促軍器時平久東
南兵備尤弛戎器取充數而已方事急詔大臣擇才吏
以往而君用樞密府薦云水浮陸轉軍興得不乏以勞
減磨勘月日賜五品服監在京倉遷殿中丞改奉議郎
為國子監主簿遷承議郎哲宗即位遷朝奉郎通判應
天府事以親老不赴改監左藏北庫遷朝散郎又監元

豐庫繼遭正議華原喪服除迺以朝請郎知澤州事始至擒衣冠子之尤無良者數輩寘諸法城中大聳父老憂其去也數十百人詣使者願留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不起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六十九初君之罷清豐也當塗知其可用矣顧正議華原春秋高不可去定省即求筦庫閑局葢家居二十年不外遷或勞之君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願也其侍親疾晝夜不解帶其庶乎傳所謂

以愛孝者非耶為人敦厚疏通不設町畦博綜技藝有
家集十卷所游多一時君子長者娶趙氏仙源縣君再
娶晁氏壽昌縣君仙源前君葬十一年矣初君愛其弟
大理丞忖忖之亡窆近仙源卜者曰不利於君君曰我
且死不可以遠吾弟也卒不改嗚呼難矣男六人曰毅
朝散郎曰坦將作監主簿曰發曰通曰穀曰轂坦通皆
蚤世而毅號能吏累贈君左朝議大夫發轂轂皆舉進
士自立女長適霸州判官劉唐欽次適進士焦禧次適

率府率宗室子颿次適下蔡丞李士袤次適西頭供奉官賈佾次適襄州推官皇甫侁孫十二人其名在晁夫人之誌將以崇寧四年十月癸酉葬于開封縣大逕村之原從晉公兆也𢿱以壽昌君於補之為從姑知君詳來求銘銘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民社稷其施如此有賢朝議生于大家積善之緼粤忱不華為親忘寵居二十年以弟愛故卜違不遷是亦為政云胡不然魏公之封名則可

大惟原大邉名亦斯在何以似之惟餘慶吾賴

仙源縣君趙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公諱元之夫人趙氏開封府開封縣人叅知政事諱安仁之孫司農少卿諱慎微之女生十六年歸王氏以德容稱王氏故丞相家姻黨數百而夫人亦名家女以妙齡執婦道事尊章睦姒娣撫幼卑咸適閨門愛譽無間言舅正議姑華原君年已高而華原又多疾皆意安夫人華原非夫人所和樂不御

食必夫人視甘酸節乃饗或通昔候轉側涉旬不捨匜
悅因以得疾而忍不言也華原愛其季女夫人能奉其
欲無不至人以為難焉嘉祐八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
享年三十時朝議官鎮戎正議華原聞訃哭之慟後朝
議通籍乃追封仙源縣君男六人毅坦發通穀轂毅令
為朝散郎號才吏幹其蠱者也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
日葬朝議于開封之大邊村以夫人祔銘曰
十六而嫁在歸妹卦抑長非娣亦良其袂三十以亾在

文能常常德不凶從一而終居為淑女行為令婦亦可以無負矣

壽昌縣君晁氏墓誌銘

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王君諱元之夫人晁氏開封府開封人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贈金紫光禄大夫諱仲衍之女也妣潁川郡夫人王氏朝議前夫人仙源縣君趙氏而夫人為繼室晁氏自文元公以道德文章為世儀範而文莊公以忠亮位丞弼家聲赫然夫人恭

順懿和為晁氏賢女王氏令婦舅正議姑華原君春秋高朝議以親養從泠局二十年夫人躬儉素以致甘旨温毳舅姑安之族人以其久而不倦為難也累封壽昌縣君元祐八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年五十三男曰毅朝散郎曰發曰穀曰轂皆進士餘蚤卒見於朝議仙源之誌云孫十二人仿蚤卒俁休伋侁俅儼普博冠隆降毅等將以崇寧四年十月九日葬朝議於開封之大邉村以夫人祔銘曰

惟晁與王家大名澶文正文元卿士蟬聯以元宗女嬪正裔子生宜其家沒有後祉亦可以為榮矣

刑部侍郎杜公墓誌銘

公杜氏諱紘字君章京兆萬年人後徙濮州鄄城曾祖尚書司封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贈刑部侍郎諱堯臣妣永安縣太君馬氏繼萬年縣太君馬氏祖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曾妣彭城縣太君劉氏考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諱彭壽妣太寧郡夫人朱氏公

少頴邁知自彊於學問一上中進士第調深州司法叅軍丁朱夫人憂服除為永年縣令歲饑民將徙公悉召父老語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民喜曰如令言尚何行迺悉與印券使貸於兼并家約歲豐償即不貸若償不如約令能治之於是民咸得食無徙者會明年稔民德公皆先期償時熙寧二年也神宗方側席異才即召為大理寺詳斷官兼删定編敕改大理丞權樞密院宣旨庫檢用官未幾擢權判尚書刑部丁

特進憂服除遷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刑房文字兼修
武經要畧詳定將官敕又提舉晉汾州義勇保甲嘗從
容對上曰陛下寓兵於農臣愚不足以知然臣有不能
默者因條十餘事上初未俞後卒知公兼判尚書兵部
兼提舉樞密院宣旨庫遷太常丞復以職事對翊日上
語宰相曰杜紘論事明白朕甚嘉之然未果用也鄉人
前貴溪丞馬隨來調京師病逆旅且死公聞往視即載
與歸召醫冀全之隨病卒公哭之哀為治喪第中或以

為嫌不卹也擢撿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中書制敕庫
兼修羣牧司騏驥院敕復權判刑部奏事面賜服銀緋
每議獄必傳經以決先是民間女幼許嫁未行而養諸
壻氏者曰養婦會有發養婦以誣人者吏議如婚法公
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
未成婦也故律謂定婚夫犯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其
未成婦則禮律之所有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
懦不行法輒以疑讞且非殺人則可殺人而以疑讞是

縱民為殺之道也笞羊舌職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荀卿陳王道之本亦曰民無幸生夫為政而下數幸欲
盜之奔秦難矣請治妄讞者不從差接送伴北朝正旦
使改奉議郎除刑部郎中棄輿幸省遷承議郎哲宗即
位遷朝奉郎又遷朝散郎為夏國母梁氏祭奠使時戎
初修貢入其國禮猶倨迓者衣毛裘邀王人以朝服覿
設王人座蒙以黲且不跪受詔公持不可戎猶自若公
曰天王以國母喪遣赴甚厚今不可以不如禮戎懼悉

從公言差詳定元豐敕令格式又差按成都等路茶事以修書不行會夏國以汎使來請復土疆又差公押伴而使者欲入見自有所陳公遽止之使者語頗不遜公念初不之制且生事即謂曰國主奏乞具在表章回詔必自有旨揮況此大事也朝廷豈因使人口語便為可否乎隨語隨折之意小屈畢見不復敢言擢右司郎中俄遷大理卿又論元祐德音赦文鬬殺情輕減等令寺議一切以減等法從事雖朝廷不以為然吏猶守此古

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焉德在上也今使朝廷持殺有司主德君臣之職於是乎紊疏上不報時邉臣襲鬼章青宜結生致闕下詔公鞫問公習知其情雖黠不能隱故其國中詭計悉得上甚說遷朝請郎丐外官除直祕閣知齊州治尚寛厚不設鈎距町畦崇善良别材能人親附之然遇事濬發故小人亦嚴憚凡訟者必呼使前為一二别白欺者輒按牒語之曰汝情若是吾知之矣不顧竟者亟去太守恕亦不

汝窮也欺者即以手加額拜而走人以為神徙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司公事治如齊人尤愛之復召為大理卿因言唐鄧土曠可積穀陝西常窘兵食若養兵唐鄧間以備西戎徑商於距邊略與陝西内州軍道里等平土易運用以飛輓利甚博事下本道議者不達遂寢擢權刑部侍郎賜服金紫復丏外官除集賢殿修撰充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先是歲轉東南粟給京師益七百萬石吏習於無事弊日積公盡條上之事頗施行又

言京東河北饑即轉淮南米振之清河歲漕輸常後不
惟名惠實費又并受其弊可别為淺脚船隷京東轉運
司而俾發運司歲以諸路上供錢和糴無問豐歉以淺
脚綱輸京東沿流倉積之并待河北緩急之須豐則使
兩路償如直不行改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司公事
汶號難治繫囚至三百人或歲餘未決者公下車旬日
剖判立盡屬令趨府持其縣之疑事請即書尾曰如是
如是情法皆當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吏伏聽命取充

員而已再召為刑部侍郎或言公守齊時嘗坐有司失入人死罪命遽寢復知鄆州一夕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且為變者城中大恐俄而草場白晝火幟中一事也衆益洶或請大索公笑曰賊計正在此冀因吾洶迺發爾奈何墮其計中諸公第默吾知其無能為也久之獲盜殺防送卒者驗之姦民馬安上等為此遂伏誅因急治境中盜盡得其囊槖姓名牓購之盜不得容皆遁去復徙知鄧州老稚扶攜迎於道相語曰我舊使君也

請為公立生祠不行改差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公事感疾卒元符元年八月十二日也以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葬于開封府祥符縣臨黄村之原前夫人耿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朱氏長安縣君子欽益前襄邑縣主簿欽晏尚幼女長適前澶州司理叅軍韓璉次適新單州録事叅軍王檻次適承事郎知韓城縣事張秩秩妻蚤卒公性至孝親喪毁瘠過禮與伯兄修撰公俱知名謂之二杜閨門主恩而嚴事修撰公加於人數等修撰公

訃至時在汶上哭曰兄教我成我今亡不得臨死不瞑

矣會以貳卿召而其孫開適奉柩歸葬祥符迎于國門

哀動路人既事之明日會復還汶人或以為善兄弟所

感云開奉寡嫂寄頼昌公悉俸錢給之三當任子再以

與其兄之子欽舜及兄之孫君溥而君溥者欽舜之孫

也或謂公自有子若孫奈何公曰君恩當以長幼為序

故逮公沒而次子一孫俱未命焉公為人清慎而中曠

達不寘纖毫與人傾倒無不可而至發於事則毅然不

可干以私好酒不能劇飲而客至欣然與同醉醒喜山水為州有勝處必造行遇蟠木巨石必下取酒使客自酌悠然遐想無復軒冕意好讀書雖老不倦尤長于禮經好檀弓文常倣其語法顧喜論兵而未嘗試也詩辭贍麗尚氣格至表章述事與書記尤翩翩也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卷易說數十篇既屢修敕令嘗言配隷與編管太寬祥符中其科四十有六後稍益至三百四十有餘科人得自新者寡因悉裁其法益省四百二十有

餘科初公請治讞減者論有司主德非是人皆以為深

至是人更以為恕云銘曰

於昭神考文王之文亦不已思皇熙寧秉文之德此多

士如川之增則不可既遺其嗣展也杜侯奮熙寧初為

已試宜卿常伯時周士貴惟其似下猶于張龔黄愛人

漢循吏其身不競以篤斯祉其在世

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

未葬也其孫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迺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宦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為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為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迺叙而銘之君諱

眖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修氏族志猶第一而君曾大父廷温隱居安平安平葢唐志博陵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邱廷温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邱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叅軍再調陳

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土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州使者檄按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搆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為中夕張氏名州遣衛迺得去人語君故君不卹將出闢戶衆洶而前闐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

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若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脊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迺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故訟火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勲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

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責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夔孔㲄夔趙州司理參軍㲄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兖州龔邱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為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

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泊無聲技娛負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懐得失年八十五迺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語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

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伯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為世資惠何必及天下修之身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殁其又何悲

雞肋集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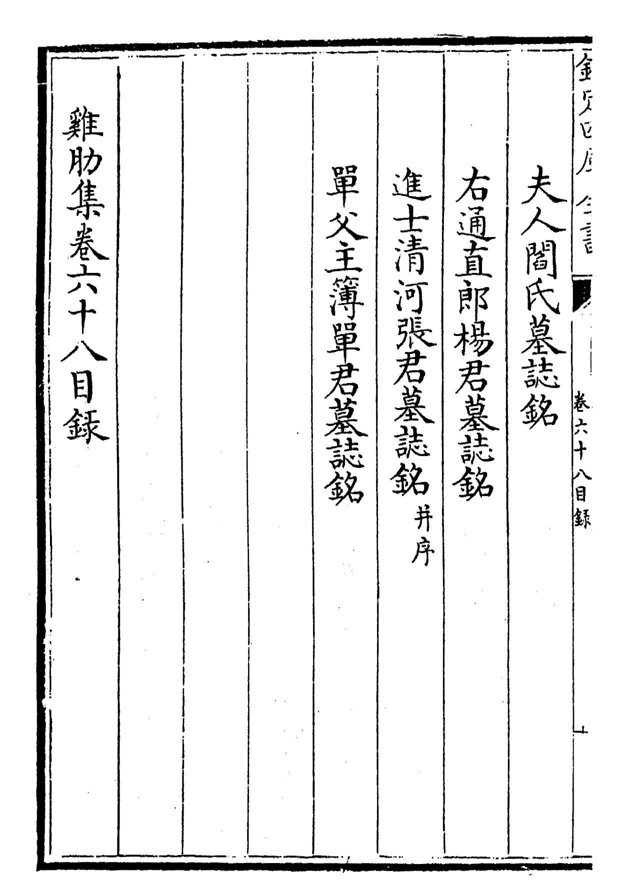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濂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十八目録

墓誌銘



雞肋集卷六十八目錄

雞肋集卷六十八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晁君墓誌銘

府君晁氏諱端中字元升漢大夫錯之後後家開封又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贈吏部尚書諱宗簡之孫尚書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諱仲偃之子庫部前夫人許氏後夫人劉氏而府君劉夫人出也封長壽縣

君府君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草聖竒異庫部尤
鍾念其失怙恃也年始十五矣人意其幼驕而難其騄
處約也而府君悲哀折節如故寒生閒闗自力竟為東
方名進士而文辭雅不追世好故累上乃中第初調趙
州平棘尉盜去境民安堵遷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
邱縣事將行而以疾卒享年五十元符三年四月庚子
也即其年五月辛酉合祔於任城縣呂村魚山前夫人
胡氏之穴胡氏知書能詩先府君沒二十二年矣繼夫

人間邱氏淑愼宜其家二男三女男保之付之皆舉進士自立女尚幼府君為人豈弟早以自牧而倜儻尚義不事小節文史筆墨之玩甚於嗜欲好酒喜山水嘗誦李白語曰偶棄扁舟一日千里忽遇勝景終年不移人亦以為近與人交傾倒無不盡仕宦作業得少為足類馬少游之為人詩文草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江南黃庭堅嘗見其所作而歎曰永懷而善怨蔚然類騷庭堅未嘗以此許人也其在平棘守李陶作樓於洨之陽府

君賦焉陶刻石樓上後補之見之曰賦雖小道然屈宋遠矣文詞之芳潤至相如子雲而極左張厘厘乎蕲富而更窘曹植欲返其波瀾而不能也汝陽樓之作有心哉漢之上乎若親見子雲不能動人則補之之所不能知也府君補之之季父少長同研席其銘府君不求諸人而補之自銘之亦府君之志也銘曰

論世莫近於唐而唐以文侈何必其大者若郊島馮傳矣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家尚爾而況逦雄輩

虎柄不玩以遠莫馴山雞鏡舞則惟近人吁嗟吾季父以遠沒身雜蓀茝以為詞兮以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兮則吾不既已聞尚遺此後昆

殿中侍御史趙君墓誌銘

君諱祐字壽臣其先趙州平棘縣人殿中丞諱符之曾孫太常博士諱昉之孫而尚書都官郎中諱盛之子也家世以財雄邊州國初北方用師博士悉以家財助官軍逐寇趙人賴以全自都官始葬磁州滏陽縣因家焉君

幼警敏不戲弄稍長學通洽中天聖五年進士第初調冀州司理考中囹圄屢空改雍邱尉轉大理丞再知長垣臨邛二縣事用舉者擢知威州事威近蠻苦侵剽君下令毋先犯蠻蠻久感悅至相帥拜庭下遷殿中丞通判相州事相守資政殿學士張公觀奇之曰廊廟具也會改守鄆即奏君通判鄆州遷太常博士時賈公昌朝為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監察御史彈劾不撓仁宗眷待之時楊崇勲以恩舊位將相判成德軍其子宗誨受

民金崇勲因為釋民罪事發崇勲猶為營奏既逮捕宗誨崇勲又篡取之君言闕庭至近崇勲恣横如此臣聞制使李宗易有奏報繼遣种世材就問崇勲但卧閤延制使入對不合鹵莽臣請選使臣以禁近送崇勲就對念以其甞官樞庭務存大體猶望與一散秩許令致仕上深然之保州卒叛閉城拒守朝廷初遣中使招撫繼又發兵攻討君言保塞近敵境偵邏日至今發兵速破則謂我邊壘不固末下則謂我戰士無勇使遂克之老

幼魚肉帑廪灰燼可衈也又聞已遣樞密副使富弼宣撫河北龍圖閣學士歐陽修為都轉運使宜下弼修倍道走城下曉諭歸順不可淹久啟戎人窺覬之心生逆黨變詐之計或叛兵有邀請亦務俛從事定自可裁剸上優納之而鄭公文忠公卒平保州賈公為參知政事君引嫌請外官遂以監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廢言事俄遷殿中侍御史與利除害州以治參知政事王公堯臣引為三司戶部判官恩得任子以與其弟禩補郊社

齋郎時敵通耗朝廷難奉使者假君朝散大夫守太常
少卿充接伴北朝國信使還經趙宴其族人語曰終顧
復為平棘人與族人處因以錢二百萬為貧者營産既
還遣視汴口陛辭上曰卿此行歸當峻任卿而君得疾
汴口既還卒慶歴五年四月六日也年四十有五上聞
之歎息曰趙祐迺止此問誰後者賈公以嗣子滋聞而
有司白君遺奏不應録子上曰與太廟齋郎君平生以
建明時事為已任言多為民自佐郡為州至官臺省内

外如一嘗疏決刑禁河北鞫獄陜西既畢皆以其道所見利疚聞凡切於事者六其一慶歷二年星變又春大旱上避殿寅畏敕寺觀為道場齋醮事君言過患未寧民力重困此聖慮所宜先軫者也佛老亦化民趨善然未聞遂以此荅天譴也其二河北配糴民粟至二百萬石民蓄穀盡籍加督責戶不聊生君言陳新未續恐穀翔貴轉致流亾民為邦本不可忽也請俟秋成聽民自入粟其三京東水患令民各塹田畔以走水因其土為

防植木防上君言民田有多寡而塹深闊若一可施之廣不可施之狹請下田欲塹者從民便其四鄆州戶輸乾食鹽錢君言鹽錢名乾食者但歲杪浮戶計丁配之皆里正鄰伍専增損丁數又變輸絹若紬費數倍恐京東盡然請悉輸以錢以當預買直官入優民費省其五陝西搉鹽較通商時民不為便君言始改法盡收客鹽官貿之已盡則必配民輦致或衙前督運多破產又戶無高下給食歷貧食圭撮官不圭撮貿為病請通商如舊其六陝

西令戸運糧至延州保安軍又不許飛腳齎貨就糴其地君言陜虢以西米斗錢五百至六百此但輸直以五六穀價臣聞沿邊入粟甚耗中都錢今解鹽以席計猶四百萬請入粟皆償鹽且稍潤之則遠民紓中都實事多施行君踈財尚義識吳公奎於嘗僚未有名時吳公從制舉為空室給其資卒大顯韓魏公文潞公亦與游皆器之武功蘇子美以詩豪少所許可與唱和盈笥娶李氏封永寧縣君子滋終漢州録事參軍二女長適内

殿崇班秦其次適宣德郎王定五孫崇厚崇烈崇德崇仁崇卞皆進士崇烈嘗舉禮部後以貢士垂釋褐卒崇仁崇卞皆夭録事君以滏陽葬有河患改卜下邳之新安未及事而歿故崇厚崇德刻意能幹其蠱以大觀三年十月甲子舉君及永寧縣君之匶合葬於新安并舉録事君以祔成其先之志也銘曰

惟天祚宋削平僭亂如舜禹升逮於仁宗休養生息文景致平其同亶時天為生賢碩大光明庶尹百工亦罔

不正可庸可承猗歟御史崛起平棘有直亮聲士欲愛君愛民爲本本固邦寧尚率爾祖毋壞爾成則後其興

永寧縣君李氏墓誌銘

故殿中侍御史趙君諱祐之夫人李氏鄴大姓如蜀程鄭氏夫人幼孤鞠於其叔父母年十八適御史君生一子漢州録事叅軍滋也幼莊靚寡笑言御史亦少孤事母恪夫人不愛奩槖奉姑甘旨日夜勉御史以學御史立朝清白有内助焉累封永寧縣君姑老癰發胸間殆

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御史年四十有五而歿姑繼歿
夫人哀痛埀死其二叔求異籍詐其貲二百萬錄事君
幼不能平夫人止之曰無以累爾父鄉里賢之以熙寧
某年月日卒二女五孫見御史誌孫崇厚崇德自滏陽
舉御史之匶改窆于下邳之新安以夫人合葬銘曰
生富侈躬淑靜嬪髦士勉以正姑曰孝與為命或分財
棄不競洵女子能力行寧爾後徵厥慶

進士杜君墓誌銘

寛伯姓杜氏諱欽禹濮州鄄城人也杜氏固多賢而寛伯之高祖某官諱某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皆以文學政事顯於時杜氏始大而今為宣德郎詳定官制所撿討官曰純鄉人尤以為賢而師之者實生寛伯寛伯為人頎然而長質直且愿人以為稱其家兒也補之十餘歲時先君為補之言宣德君君子也若人乃可事之及補之長為補之求配以為莫良杜氏而補之所與奉先君祭祀者實於寛伯為第二姊寛伯與補之游七

年飲食起居不見其有過也讀書能知其意為言語皆質直事覩竭力不薄於其所厚與兄弟族人處竊竊然愛不能捨也元豐四年五月八日不幸感疾以夭年十九娶閻氏無子卜以十月某日葬於開封府祥符縣某村之原初寬伯疾亟補之入視挽補之衣泣曰恨不與吾姊别補之悲之寬伯孝弟人也銘曰

生而不壽無男子生莫毒斯而寬伯罹之求其所以至此極者不知其為誰嗚呼已而

進士閻君墓誌銘

進士閻君益字天錫世鄆州人有諱寶者仕梁為保義軍節度使後降晉晉以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胡柳之戰晉敗莊宗欲退保臨濮寶獨以謂梁兵宭蹙其情已見持不可卒逐梁軍寶沒封太原王逮周割鄆州之南邑為濟州治鉅野故鉅野之閻皆寶後中散大夫光禄火卿諱貽慶君曾祖也楚州録事參軍諱化基祖也宣德郎致仕諱仲宣考也君生而茂良兒曹有志於學嘗

謂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為孝隨父官縉雲病其僻絕無與言乃自獻書其親願受業太學不以遠膝下故自暴以貽親憂乃孟子所說五不孝終身保不犯也其詞踰千言至論死生窮達有命不敢借勢而欲速嗚呼是誠有志也然觀其詞汲汲若與日月競迭微猶茫然如不及者感慨異甚葢居太學纔一年輿疾而歸卒於家其親念其平生言而痛之其族人見其勤苦而望其有成者惜之而鄉人之知其誠孝宜顯者以不盈而得害

咸歎其不可知也有詩六十二篇率多志士幽隱良玉毁棄騏驥不乗治容巧舌但悦兒女反掌凋謝之意寂寥可傷也娶趙氏大理評事某之女亦卒評事無子而女得其父産以歸君甚厚宣德君謝事良窶因得以養有餘則以分族人不私也子一人闓業進士亦愛孝操心慮患欲不墮其先人之志甚恪女一人嫁王應臣亦進士闓卜某年月日將葬君於磁州某縣某鄉之原以君嘗與其游其求銘寫書五返而益堅某既知君不得

辭銘曰

梗柟豫章可成棟梁拱把而毀傷藜莠蓬蒿實害嘉苗雨露以翹翹曰山虞老農之罪而山虞老農不願其如是豈非命耶

夫人閻氏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充刑部詳覆官晁君諱端本之夫人閻氏濟州鉅野人也考單州司戶參軍贈宣德郎諱德基蚤卒妣孝感縣太君張氏寡而材教其女甚修士爭與婚

故夫人年十九歸晁氏而大理君復蚤世夫人恭儉守義族婣更賙之嘗從其兄令奉議郎致仕仲約官江州因受道家籙逮補之爲尚書郎及守河中也皆迎夫人以居而補之之以太平觀食而居緡也夫人不果來崇寧二年六月甲戌歿享年六十有五生七子皆不育一女嫁故集賢院學士杜公諱紘之子承奉郎開又以産夭夫人由是得疾悲啼不捨榻竟以歿且瞑猶綱紀其後事不亂前此杜氏以其外孫君渥從始孩矣隨其柩

而號行路傷之而大理君於補之為叔父補之痛君之
無禄也既以歲甲子冬十月乙酉葬君魚山矣故夫人
之亾十八日七月辛夘克祔于魚山之塋且嘗誓于大
理君曰惟歲時薦享則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
之祀未墜於地則叔父飲食如生今夫人之葬也言猶
在我先祖先人尚聞之銘曰
生無以養既養矣死無以葬既葬矣抑富貴而多子相
去乎此其能幾吁嗟夫人可寧止

右通直郎楊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二月戊辰右通直郎新通判河中府事楊君卒于家其孫若狀君行以抵其外兄晁補之而哭曰若不天我君志義宜承吾祖後光大我家以垂裕我不肖孫而位與年止此若念此痛於心我君嘗言吾所與游衆而吾甥知吾志然則非外兄誰銘尚慰我不肖孫補之哭曰自我為兒時從壽光夫人於外氏舅愛我厚導我於學甚恩竊不自少謂舅才業可任重而迄不偶其

敢嫌於戚以沒舅美謹按楊氏系出弘農華陰漢興有喜為郎騎追項羽初封赤泉侯喜後有寶王莽時不應聘葢救黃雀山中而夜有童子致白環四云後當出三公如此者寶生震震有令德亦致三鱣之異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皆忠孝竟四世為三公如童子言雖其後分裂猶世多大人顯士非他姓比而君諱其字節之世家單州成武自曾祖諱超以上遭五代之亂遁逃不仕祖諱善基始徙濟州任城以學術行義教授其鄉生二

子為郎累贈尚書刑部侍郎而尚書比部郎中贈右朝議大夫諱早君考也幼彊學事親孝慷慨有大志聲聞山東既冠以經明起家歷畿令州守數決大事疑獄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有古循吏風顧喜言兵挽弓至一石平居論議慕班超之為人近臣亦屢以此言不果試前夫人鄭氏先没繼夫人向氏封福昌縣太君而君向出也故以其外祖父龍圖閣直學士傅式恩任郊社齋郎生警悟異甚年十六舉進士以高等薦即知名尤為吳

申江淵諸生進名士所稱文采贍逸造端立語則破的
驚人初調壑州諸城主簿再舉進士又首薦不第遂盡
屏其少所學益治經考古去華而居實矣諸城劇邑令
以病不勝事去君承令乏吏少君君為晦圭角調聑不
遽吏稍縱因微得其宿姦狀盡置諸理一邑大駭時清
獻趙公抃方安撫青州亟言君才於朝又以吏事稱再
調開封府襄邑縣尉初教保甲君行法不擾而辦歲終
以其伍見庭下旍旗弓矢甚整坐作甚習神宗喜又嘗

有獲盜功應併賞即擢大理評事踰執政與畿内大邑以覲其能而用它事忤當塗得知真州六合縣又左遷監荆南府酒轉運使趙𢒰提點刑獄事周尹爭薦辟各欲為已辦事者移監鄂州都作院改承事郎守朱壽昌數移疾輒以郡政屬君而幕府熟君名亦不以為嫌也丁福昌憂免喪知廬州慎縣江南俗喜訟而慎多豪右率以財陵其里人而屈之少忤則使其黨毆籍或擿其陰事于官無不至君發其尤無良者一人以徇訖其去

無復以此至庭者有吏犯賕覺而當法輕君繩之急吏
反賄民往誣君以事於戶部君為不知者而民詞窮自
歸君諭以誠釋之廵撿王軫嬖其親卒而御其下慘衆
洶洶欲為亂軫懼求解其官去君曰我在君無恐即召
軫所嬖懲之而諭安其衆衆不敢動軫用以全父老以
謂自皇祐逮元豐四十年纔兩令前李處厚後君也再
知鄆州陽穀縣政如慎而滋有聲民以小忿夜與奴殺
田客獄未竟會君蹔出其人賂吏求去奴絶口因以奴

病聞君已知之衛奴甚謹計不得逞卒伏辜有殺其鄰之子者尉視之類刀傷而得斧尸旁不可詰君獨陰使人探其簀得刀而藏之因語囚悉上汝家刀囚數其狀悉而諱簀中者君出刀示之曰此誰物也而不數即叩頭請死轉運使范鍔每行部至境輒反其旆曰此故慎縣才令必刃有餘地也京東多盜而陽穀接河朔君勸民以衣食之本盜為衰囹圄屢空吏無所措其手民相與謠曰吾邑有難遇事十令令自為令一也盇歷數其

能皆聞見所無者吏雖初不便君既東君法人人幸無過久反自慶以謂令保我至此擢通判河中府未行一日會其昆弟族人飲甚歡將休忽坐帷後瞑不語家人就呼之逝矣享年五十一歷官宣義郎宣德郎右通直郎勲武騎尉服五品娶錢氏丞相文僖公惟演之孫而殿中丞暐之女封樂壽縣君有淑德善於舅姑宜其家二子若鄉貢進士彊記而文能幹其蠱者也華少卒一女未聘將以某年月日葬於任城縣千秋鄉千秋里從

朝議公之兆也君忠信和裕孝於親生事死葬無愧者
敬伯兄猶父而鞠其嫠妹恩爲人風儀修整書畫妍楷
談議脩然晉王夷甫衛叔寶之流也至其居官有守遇
事剛果所至人受其惠則又人不可及者好書多所觀
覽而尤善易於文喜韓愈嘗道黃州以所爲詩賦贄眉
山蘇公公歎息爲文美之上即位之初上書言時事大
槩欲久監司守令之任考百司課均坊市易捐牧地租
畧已施行初補之先君以文詞德義寛厚愛人有美名

州閭人慕學之舅以童稚從先君先君固言舅少成矧
補之壯長聞見如是懼不肖述事不能白矧曰敢以其
昵私舅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桃李人且猶蹊其下
如舅玉也不繅藉以奠諸廟而毀於櫝中是可以為求
者惜銘曰
天固不愛物不然何以鍾其美而與之不為用以屈物
固不自愛不然何以輕吾實而喪之易所徇於外爰有
至理是不自期繄厥所遭孰知妍媸彼玉而美而未始

以為美珷玞佩爾而玉亦不自謂其如桃李嗚呼舅氏

進士清河張君墓誌銘并序

君張氏諱愚字正之張氏得姓遠周宣王時有張仲春秋時有張老兩人最顯其後杜陵人張湯以法律取漢三公傳子安世至純凡七世侯益班固嘗言馮商稱湯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又怪漢興以來侯者百數而未有如富平久者意湯雖酷烈以其推賢故有後而余嘗竊以謂留侯豈特其才智漢無雙而輔漢救民於

以秦虎狼塗炭之中生息二百餘年事成迺翛然推而
不居本其處心使世果有辟穀不死之說非妄者如良
乃當得之而良死僅傳子不疑即絶此不可知者及得
商所稱然後迺知湯之忮刻雖其達賢恐不足相補而
富平之所以久殆良祖以來君子長者之風故迄今雖
分裂微晦然張姓遍天下亦盛矣而君之先葢鄆州須
城人自五代之亂累世隱居以孝稱逮君曾祖始徙濟
州鉅野而諱宗孺者君考也富而好施以雍培其子讀

書為士君用勉礪有立初泰山孫復家居傳經聲聞山東其一時貴人賢士爭師之後仁宗召復居太學而君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第游受復春秋尊王說然猶以取科名慰親意為事而於時翰林鄭公獬滕公甫場屋聲籍甚亦與君厚迺以詩賦舉進士不中第治其業益勤會其父病就養者累年因歎曰士遇合有命若可以力挽取非命也遂不復措意尋遭父喪茹蔬摧瘠自是益外名譽畧威儀鄉人之賢不肖善惡皆與

之葢窮閻寒家慶弔必在雖塗潦不棄曰無以見里之
老人家故饒於財而奉養薄不以饒故欲可侈而易其
所聞於儒者也至賙人之急則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
常滿堂嘗買田三百晦以待宗黨之貧無歸者使葬且
養焉歲凶出粟數百斛食流殍所活以千計為人寛厚
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信鄉人有争者至就平曲直勸
譬而去無不滿意此其身既不偶而退行之家一二之
大概也母房氏有淑行老疾危甚君夜禱于庭即夢得

期三年后如期亾人以為孝誠所感云娶許氏繼孫氏皆善其内事子一人仲原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為詩温恭樂義致客之多如其先人五女嫁房經薄演髙修房之才程獻夫皆同郡良士而經以明經獻夫以進士俱嘗預計偕諸孫男女八人男紳詢績絅紹女長適進士翟光弼餘二幼以元祐六年六月甲辰卒年六十有八初君考以上皆葬鉅野之比干村而地多水君疾且革語仲原曰欲為先人改卜今不能以為恨汝

無忘吾志則是吾不沒也仲原泣曰諾既而卜任城縣之諫議鄉呂村吉迺遷其先柩及君與兩夫人之喪祔焉實元符二年九月某日也仲原與余兒曹俱學相好求銘昔馬少游常哀其兄援慷慨有大志以謂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使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且自苦爾而援後遭光武立功萬里之外光於竹帛亦可以無憾而當其臥浪泊時至念少游平生語若不可得方余年少意援老憊志易不然何媿

於少游者後余宦學四方無所成就既未有援毫髮可以厭足加益未若援老也而已非元龍上床之意從許君問舍之事不自知與前日之慮易然後益知少游達識果足以愧援而君亦優游耆艾無慕於世當易一丈不出戶庭无咎者以是銘君其誰曰不然銘曰

士生委質功業林匪學問意皆侈心使成烜赫固莫任況事與志常嶇嶔尾閭其損得蹄涔一羽之徇捐千金少猶頹朊中悔侵念平生語安可尋但自惡影忘息陰

有良里士裂冠襟不與一世軀駸駸髙明之室有物臨
取裁足爾吾良箴鉼轀于甍惟久淫澹泊可守寧適今
畏名勿取神所歆後枝葉茂由根深

單父主簿單君墓誌銘

君諱拯字濟甫淮陽下邳人家故饒於財而祖翼考琇
以樂誼好施聞琇生四子皆為士而君結髮游學嶄然
兄弟間彊有力知耻為文辭敏麗太學諸生交譽之甞
四舉禮部不中同時流輩或蚤得科名通顯獨潦倒庠

校而志不屈年五十始中進士第調登州文登萊州膠水二主簿困窮久閱義理多知道以愛人為本教民次之故所居官輒欲行其志嘗攝令文登民有憝其子葬屏諸戶外者旦視碎首而死其家疑鄰父執之鄰父不能自明且具獄矣君疑不情夜就訊方泣稱寃遽破械出之捕得其殺者一邑歎駭然君未始以為功也沈於銓選者二十年晚復調單州單父縣主簿未至以疾卒大觀二年某月甲子也享年七十娶同里莊氏男許學

問有立女二人適進士聶綸郭闢之以卒之年四月甲
子葬于下邳縣某鄉之原君爲人豈弟尚氣遇事便發
不藏宿怨怒故迕物而物不忌或戒以易言近悔自以
義當出此不化也其家數世不異籍無親疎若一淮陽
守龍圖閣學士趙公卨欲上諸朝旌表之君辭曰此在
民爲難於士爲常不敢以是徼名既仕不遇欲投紱去
即所居爲東齋呻吟論説其間悠然自得國子祭酒顔
公復爲文以記之初某未冠游下邳君亦未壯平居學

問相好也得罪家居一日君過門歡然道故意加篤夜踰半忽索馬去挽留之不可無幾何而聞其卒悲夫君尤與里人隴干令聶循矩善聶良士自言嘗從君學乃狀其行來聶謂君單姓官單州單父為以發與柳子厚死柳州事符雖戲論亦異矣銘曰

士生欲其志之成也家人欲其仕之榮也交游欲其義之行也志雖卷然亦成仕雖屈然亦榮義雖不試然亦行所得在此所失在彼在此而得展余喜在彼而失匪

余耻嗚呼賢矣

雞肋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六十九目録

釋氏讃疏

雞肋集卷六十九目録

雞肋集卷六十九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像贊

阿那婆婁吉底輸我觀世音本名號菩薩昔自禮佛足憶念無數恒沙時有佛出號觀世音教我從聞思修入無有一機非耳悟是故名為觀世音菩薩稟彼佛威神與彼佛慧正齊等從聞入流初亡所所入既寂相不生

聞所聞盡覺亦無忽然超越世出世獲大圓明二殊勝
三十二應度衆生我一名號與衆多恒沙諸佛等無異
一首三首至百首八萬四千爍迦羅二臂四臂目亦然
惟無心能通一切說一一呪一字義其音遍滿十方空
悉知罪性無從來是故名為施無畏諸大菩薩阿羅漢
亦各自說初悟門文殊師利普宣揚讚觀世音為第一
旋機反聞聞自性是佛一路涅槃門方便堪以教阿難
是故我令頭面禮弟子補之歷千刼循聲流轉得飄零

人天鬼獄無不攖乃今日逢甚深法種微善根如芥許
因緣會遇聞此言然我不斷三業根云何得取無學證
涕淚悲泣作是語大悲灌頂開我頑我亦常得二殊祥
一耳所聞一夢覩我今日復為衆說稽首菩薩在世間
有海傍士族姓賀三世妙績莊嚴相一貧女鬉提魚笥
晨朝過戶言善哉汝善畫此觀世音見觀世音能識不
若士不悅因詳語汝安能識觀世音鬉女忽化白衣僊
彼魚笥成百花笞睜然稱歎欲作禮菩薩與女恍皆亾

此但衣食為善緣而已獲是感應力於今十方普供養
稽首賀氏觀世音又復我昔居河壖有大比邱號覺海
我從覺海求見性教我自問還自譍我緣宿障未能證
於覺海言不悟入繫心成勞勞發瞖悲魔入腑悲作狂
夢觀世音奇特容而左手端起猛焰於猛焰中有佛首
滿月嚴淨而憂嚬我時覺已自思惟將菩薩慈加護我
無明毒火燒佛性無嚬佛性佛無嚬爾時便得心清涼
悲狂頓消諸惱息未成念佛三昧果而已獲是境界祥

於今我在行住間稽首菩薩不思議我今爲衆說是事

聽者同我增善根亦復隨順文殊言讚聞思修爲第一

令汝離苦得解脫是經所說非我言未信與信皆信持

無子能背父母者弟子補之夙供養與具信士弟子諶

從佛方便作此緣或以文字或財施妙甘棠林它山賛

以佛力故成旃檀刻此無相慈威容觸光遇影成休復

願補之諶先父母棄此願力勝因緣在天修羅人非人

乃至一切受生處常聞菩薩救苦誓如海潮音震三千

此音歴耳報無邊於眠睡中而大覺願補之諶先父母
棄此願力勝因緣過去未來及現前所作諸因對復若
譬蠶作繭龜藏六不知懺悔無脫時聞無畏施自了知
如劫波巾六結解願補之諶先父母亦復隨順文殊言
從觀世音耳門修決定入此三摩地願我此一報身盡
亦得棄是勝因緣生菩薩處為衆生復得見我先父母
以身力命報父母如虛空盡無有時斷身口意不善根
如維摩詰真懺悔汰除砂質求佳皖心清淨故佛現前

如缾撲落水散時十方一切俱消願普願幽顯諸大衆

信與未信同一音窮娑婆界稱南無如菩薩音震天地

豬齒臼化佛贊并序

豬齒臼化佛者崇寧二年三月一日衛州獲嘉縣民職

氏殺豬祭神而民劉氏獵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狺狺四

日不食民使其子析之其左牡齒臼中得肉如梅色䤈

䤈由醉玉諦視之如来像也髻有珠如粟瞑目跏趺瞳

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補之從弟新鄉令載之目

覩其事記于石以示補之補之聳然曰佛菩薩誓救苦衆生菩薩至不愛頭目髓腦度人畜鬼出無量苦而具縛凡夫以刹養故殺害不已俱入劇苦大火坑中號呼恐怖過又不改佛菩薩動於威神為警此輩因懼生信令諸闡提隳彌戾車於沸鑊湯蓮花涌出是佛菩薩心欲此事流布十方諸惡衆生有芥子許過去善根皆大恐怖戒悔殺害普作回向諸佛現前不覺心喜身躍復作是言從不可説劫民有齒牙知相食故無日不殺由

大地草萬死萬生而佛哀愍故動於希奇如優鉢曇花
時一現耳夫以不可說劫無日不殺萬死萬生之中而
佛之威神纔得一現而乃獨動於職氏之豬與劉氏之
犬現已應傳而若覩若不覩若信若不信至千萬人夫
於千萬人中而我兄弟兩人者又獨得而記且贊之則
凡職氏與所祭若神所使若屠所殺若豬與劉氏所銜
若犬所析若子與記者吾弟贊者補之於過去世是一
段事本末輕重皆有因緣惟有佛眼悉知悉見次第顯

出終始圓成令四天下與未來世因此希奇與此文字
辯意不殺決定自知如利寶刀斷多羅木意已斷故業
不復萌無始怨仇俱爲眷屬由是增長深般若因一切
諸佛之所護念豈不勝哉豈不大哉三年七月二十七
日初夜援筆爲贊頃刻而成若佛力助文不加點云

吾觀鳥獸　諸食肉形　鉤吻鋸牙
慘劇羅刹　如是一類　是殭非殭
業力所驅　唉彼養已　是遭食者

死已能生　反誅其償　如汝啖我
版築上下　無有盡時　此業甚深
佛所不度　牛馬草食　口方齒平
業淺易超　無對復若　人非牛馬
齊貝豚犀　食穀果蔬　形善應爾
云何不若　牛馬異生　無凶吻牙
而作鋒刃　鷹虎受報　形凶則然
人形佛形　而慘鷹虎　故死受報

甚於馬牛　我誦此言　普勸橫目
血入牙故　殺生不休　至人無心
同仁一視　視人如我　視豬如人
人自不知　是豬何等　或其前世
諸眷屬因　云何無明　日殺眷屬
刺心取血　血大壑流　揚湯燖毛
毛須彌聚　死者不捨　萬豬常隨
汝莫鼓刀　謂豬賤畜　是熱血裏

有丈六身　南無佛陀　南無僧伽
我不敢殺　諸佛現前　一切衆生
若飛若走　若潛若穴　小大妍媸
其血肉中　各具一佛　云何見佛
而欲鼓刀　汝欲殺豬　應作是念
罽賓國主　殺尊者時　未及捨刀
臂已墮落　白乳涌出　六種震驚
亦如此豬　腦破佛出　佛不在外

佛不在中　佛不在空　佛不在色
是豬不死　彼佛儼然　世分別心
自說人貴　謂羊豕業　本以供人
彼以業來　我何故受　受則羊豕
業歸我身　往有大豬　生不哭穢
食薄荷草　度羣業豬　菩薩威神
示入異類　汝自肉眼　何由識豬
藏汝之刀　莫加豬首　鸞齒臼內

跏趺坐人　稽首世尊　在我玆曰
我不敢慢　無豬無人　惟願現前
諸見聞者　如菩薩誓　念念勿疑
以此勝因　普薦三世　父母師長
若冤若親　化柔軟心　去毒害意
捨熱血汁　獲甘露漿　苦海悉乾
同一安隱

陳氏繡觀世音利讚

大方廣佛華嚴義

信爲道元功德母　由堅固信生萬法

維舍利子名堅固　心無心中植此信

如地含種雨即生　地猶有形種有差

薑不爲芋芋不薤　然以此兩一味故

無種種性一味生　況此無生法無差

從無盡藏來無自　或求不得不求得

得與不得不自知　是名不壞金剛幢

佛與衆生具此勝

我今稽首先讚佛　佛神耀力以無心
默良久頃按指時　海印生光地金色
是光與色為實幻　謂實非有幻非無
以佛神力光色呈　是光色從佛心出
我今神力與佛等　如鼓不擊終不鳴
衆生身具一觀音　各現其身而說法
觀音常不離汝眼　而汝眼不見觀音
旃檀繡畫與紫金　無是觀音無非者

誰能信此不二義　當執緘縷如虛空
是堅固作海無邊　舍利生如海泡涌
非觀音力非爾力　如旱氣透雨自滂
或說菩薩妙吉祥　欲信衆生未信者
惟衆生以未信故　舍利從此不復生
闍提魁膾酒血林　是堅固子血中滿
投刀捨業拭面目　如熱病汗濈濈生
或說闍提身所無　是波旬說非佛說

我觀陳氏此殊勝　非出家女和合僧
一念圓成三業空　十方菩薩為巳伴
雲中金毛希有事　佛說作解受羣邪
常樂我淨亦佛言　決定義中無決定
我今頂禮菩薩足　善護念此陳氏慈
為衆生作佛因緣　一浮囊濟大海水

畫入定僧贊

開眼見明　名為見外　閉眼見暗

名為見內　此二俱離　無諍三昧

彼上人者　難於酬對

佛鑑大師語録序

佛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而以一音演說之故法法皆心說說皆法半字滿字有離有解有假名字而無一物四句百句千萬億句迺至不可說那由他句其字有盡而義無窮始自四十二章西來而佛書遍中國能言之類無以復加如經所說山河大地皆是菩提瞪發勞相譬

菩提心為一大鏡而山河大地一切衆生草木根牙之類皆清淨本然中所現物故隨取隨用而其取其用皆不外吾鏡中則其能以無心通達而一音演說字有盡而義無窮能言之類無以加豈不以此哉然佛以無言言故如刀畫水如空中鳥跡過不可尋而昧者欲求畫於水求跡於空故觀一藏教如大海普雨而欲以淺智悉數其滴至不可得則生迷悶於千萬億句計常計斷見中見邊如步屈蟲脚移後躡前終不得捨而曾不知

反滴為海則千萬億句畫亡而跡失有大智人菩提達磨具佛知見憫此震旦為敎所縛而來解之最初一語廓然無聖有求心了不可得者即以付之故面壁不立文字而一藏教咸露無餘佛音人音鳥音獸音一切風水百物之音是音皆說是說皆義乃至牆牖棟柱無說亦説隨其根性使各悟入如是解脫無量之衆譬五百比邱各有悟門言人人殊而佛告舍利弗以彼皆正説無揀擇也粤有佛國禪師白公天衣懷公之裔孫法雲

秀公之嫡子提祖師印為一切雄而佛鑑大師惟仲又佛國之嫡子始從佛國悟庭柏義即師子吼盡眼色界隨類拈出物物皆金而佛國故不作如是言佛鑑亦不作如是解也或舉庭柏義問者則曰莫謗我師然青青滿前用亦不盡既住金山龍游道場皇帝數遣使降香學者雲集震于江南會補之至金山師傾葢欣然語以家弟無極宰說之宗旨夙契嘗赴初請桃園鼓山亦以補之於道有火分因出門人所集語録求為序引補之

聞之答佛一時取恒河岸一葉告諸比邱我所覺了一切諸法如大地草木為衆生說者如手中葉佛以為葉葉皆舉累刼不盡故舉一葉使自趣入而縛於教者始葉葉而求之非祖師具佛知見則安能不立一指而盡佛之藴無有餘哉知此則如來祖師無異禪也故因佛鑑語録而伸之

跋戒公疏後

元祐七年翰林東坡先生守揚七月石塔禪師將還山

其徒詣府請留公書其狀後與之曰傳語長老三十日奉謁議去住即以其日從僚屬過師出疏袖閒師去而復留初師欲去甚確衆以為非東坡故不留也師留而公去室中塵凝師坐宴然如公未去時也補之不學道不足以知師得道之淺深而徒識其貌淵然而靖不可澄撓忘其初不為東坡而去亦忘其終為東坡而留也姑畱而已矣後九十八日晁補之記

答楷老別紙

弟子補之黑業鈍根歷刼飄零可憐憫者竊不自意以

何因緣年二十許時即知歸依正法更不生疑而業力

牽纏投身世網飲酒食肉作衆不善晚雖懺悔未有脫

期曾禮圓通覺海二士嘗蒙接引自不承當今年五十

七髮白氣衰歸仗無所仰聞和尚德名心生歡喜恐是

宿緣曾獲親近故昨覩了了庵頌不覺便伸偈讚熱鐵

入水作種種聲亦不自由非敢發露見解求大善知識

剖判也伏蒙寄賜荅偈茫然自失如大空中無安脚處

既而内省若朽木不可雕和尚豈肯開甘露門也惟願慈悲更加誘誨令浮海盲龜遇木得歇幸甚幸甚補之稽首

無名庵銘 為居士劉範作

無空名空在大覺中如海一漚無生滅同大千居空漚體億一是中無庵名庵非實無庵何銘況庵中主曰我不知芭蕉自喻有來暗人亦不自知敲門試喚睡裏揚眉

脫黏庵銘　為陳元老作

鴉鳴不鳴問庵中人是聞不聞聞不聞生不聞聞滅黏不可脫無黏何脫離生滅本十方消隕

夢齋銘　為曇秀師作

夢中頭落以手捉覺知夢已默自笑我今無生妄為有如鬼話口是非我是鹿非鹿何時了請循其本二俱滅我今何為復夢語門闔墮地忽驚覺

東臯子宴坐內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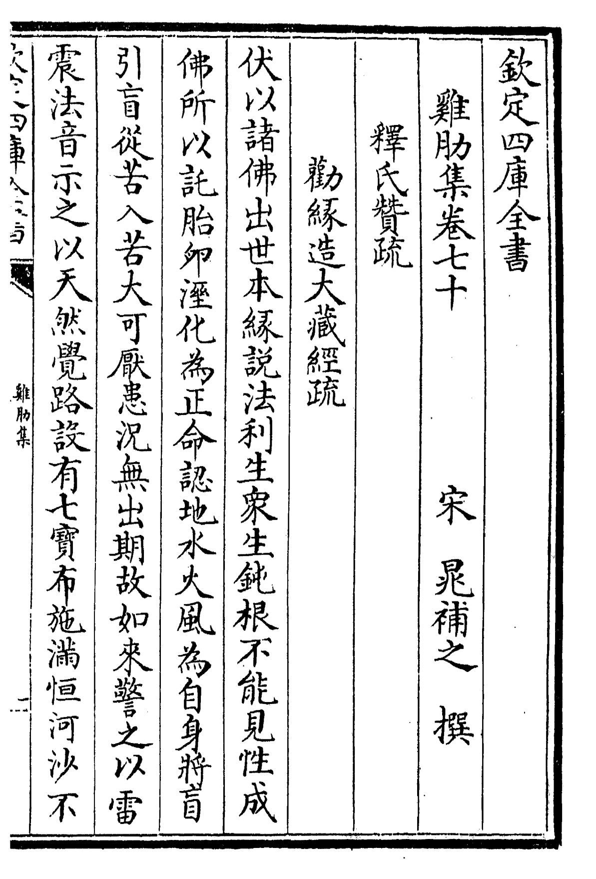
平居宴坐閉目收慮恒作是語汝身今者非男非女非
孫非祖無古無今無來無去清淨本然妄生國土被塵
染識根乃結聚久不可洗如衣受漬妄有形骸妄有名
字是張是李是男是女汝既非此此亦非汝譬如蠓相
被石黏住認石為我千劫受苦是義不然吾有一喻譬
吾如空被丁釘去住是空非物釘無著處便得脫然離
我我所正恁麽時指眼看取一念相應是涅槃路

雞肋集卷六十九

雞肋集卷七十目録

釋氏贊疏

雞肋集卷七十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雞肋集卷七十

宋 晁補之 撰

釋氏贊疏

勸緣造大藏經疏

伏以諸佛出世本緣說法利生衆生鈍根不能見性成佛所以託胎卵溼化為正命認地水火風為自身將盲引盲從苦入苦大可厭患況無出期故如來警之以雷震法音示之以天然覺路設有七寶布施滿恒河沙不

如四句受持等虛空量而此小邑其中萬家雖建梵宫猶虛龍藏醍醐上味至死不嘗摩尼寶珠曠劫常棄豈不共生慙愧同作因縁今聞上國伽藍適有古教緗帙題緘萬卷價直千緡欲置六師殿堂不妨八部衛守普願聞見咸發慈悲大事圓成諸方慶讚若僧若俗得誦得持十地一乘性陸蓮而不染三塗八難罪湯雪以無餘或素或緇曰男曰女不以多寡便為重輕惟能運喜捨心則必獲法施福恭惟大覺證之謹疏

請則和尚說圓覺經疏

伏以修多羅教者如來本起因地正受住持大湼槃門妙莊嚴路十二部經諸決定義十二菩薩所修行因流出無量一切吉祥真如超過恒沙十方文字譬喻若廣說說者千劫不盡若無說說者一句不煩然而末世勤勞益遠正法衆生眼目必有導師和尚德性純明道鋒孫迅具三次第為一總持固嘗振錫游方為證此事拈香說悟巳契古人於我此邦夙植善本願興慈閔普為

宣揚夫性覺圓通初無此觀彼觀因地漸次故有齊修單修欲令見聞不生差別幸對人天之衆尚無金玉其音

請則和尚說金剛經疏

六百卷義總般若以題籤四大部中以金剛為教髓如是住如是降伏法固已傳若以色若以音聲佛不可見所以德山受具而精究晝谿採薪而聳聞葢達心則四句無餘故上根以一門超出和尚離我我所得玄玄機

故知筏喻本空然欲濟者盈於涯涘夢觀不實而卧軿者喧於床帷况此小邦魔彊法弱賴覩若士雲開日明庶幾興行從此紹續昔達磨見梁武帝則不立文字而天女告舍利弗以無離語言師令對經所說何法我不取相亦無是經願諸見聞同一解脫如病得汗如鳥出籠

龍泉寺修五百阿羅漢洞募緣疏

伏以瞬青蓮目付法藏以默傳結白疊巾指心源而直

授爰有迦葉首悟慶喜先聞夙習大乘已超無學假脩小果欲接下根故十二大菩薩之所總持與五百阿羅漢之所證入波不離水水即是波此皆為一因緣酥乳流出雖復說三次第羊鹿亦無知性空則法空如我說為佛說諸祕文之畧出衆聖號之具存肅恭僧儀坦赫靈跡或經行四世界或宴坐一嵌巖受請天宮應供海殿擲錫飛去投盃渡來龍虎伏馴仙鬼陪隸少別萬里蹔休千年亦有混跡和光入廛化俗游戲自在變化無

常近者淮泗塔中袖藏遠施天台橋上茗結餘花不違本心示常住世覿面不識有緣則逢永吉是用運廣大心募清信侶建長簷及深廡閎異相與奇容平地起山凡境成聖大千無有盡我願不可窮亦使見聞同生歡喜讃佛一偈施佛一錢在經有云獲福無量

齊州齋僧祈晴疏

伏以佛等慈誓雖蚊蟻以不傷民業報身於衣食而常歎幸嘉苗之極望乃霖雨以涉旬非民獨招繫吏不德

是用潔誠念咎歸命求哀不違本心來受此供赦天龍之休燕賜田畮之收成仰冀威神必垂拯護

謝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并序

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 故朝散郎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宫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潁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産殁已當為婦而悲忽自截髮如頭陀儀頮粉澤屏

輩見請於親冀他日為比邱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盡然傷而聽之其壻氏悵然恨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孰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宣義君之姊也憐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儭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

詞曰

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瞪發而生血肉幻身豈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邱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疑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摶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褵之議便盟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蚊虻之過盍戒定宿修於前

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親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爲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敎汝讀經生盲擿埴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棄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曩謨佛陁耶

鶩湖長老開堂疏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為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毗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耶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為體大笑一塲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麽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因知戴頭覔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冰解日出煙消況鶖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

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為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千里塗直須救取猫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歡喜普同

請崇寧長老疏

葢聞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淨明心不緣他悟旣衆生

本來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皆由流轉塵勞多生認賊所以顛倒迷悶終日怖頭有大智人緣在震旦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雖它方之已熟眷此土之未敷今皇帝陛下紹述聖猷嗣隆法寶合百工歸美之意建萬壽崇寧之名妙喜擎來化城跳出是用騰封章而有請屈道德之肯臨恭惟和尚受祖祖心提方方印等慈不擇貧富任運無有東西視不見聽不聞在三藏鼻孔上立遇者死當者壞從德嶠棒頭

出來願無悲憐副此翹竚不用變生作熟自然識路知家以不盡燈度無量衆葛藤具斷阿誰曾縛汝來皮髓兼忘那箇是不精底上資睿算永洽純熙旁沐民生普離苗咎不勝懇倒之至

請普照長老疏

大圓頓教不以世求妙静明心不緣他悟既衆生本自成佛則祖師何以為人但救沈流聊加警策面壁無語不妨滿谷清風隻履西歸依舊一天明月自兹而降得

度者多況普光淮上之静居大聖唐來之顯化久虚法席葢俟名流齊公長老上人授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横流出千偈今者諸方咸說四衆同音不遠千里途不動一莖草剎那即至燕坐宛然光彌得子儀之軍何煩申令韓信奪成安之壁也要作家阿誰曾縛汝來邪箇是不精底空劫前三世無佛時一言如是接人方名傳法

題大寶篋經後

真覺大師志添傳其遠祖百花巖主之道受持大般若波羅密多安忍精進靜慮之戒誦百千旋陁羅尼降伏諸魔拯拔衆患有大名稱於四方補之戊辰歲拜大師於京師已蒙教誘丁丑歲遭太夫人楊氏喪於丹陽哭詣金山修水陸供大師忽於衆中念舊拊孤惻然慈閔後數日入船臨柩宣祕密音如出金石宴坐收足忽起唱言汝母無苦我佛如來有大寶篋陁羅尼能為一切衆生在生死者開大黒暗滅罪增福作金剛幢獲不壞

報若頂若佩若安舍宅若冢墓中所在之處則為有佛
228 授此經補之奉行如大師教戊寅歳遇妹之壻陳琦
於金鄉琦不知補之嘗受此經也戲頌而言我聞人言
大寶篋經昔在朽塔諸佛涕泣所共宣賜願以薦先行
求積年了不可得補之驚愜出經帽中為琦讚說再拜
授琦琦即書寫命工刊印普勸人子亾失父母如我若
者恭敬供養頂佩藏置安像腹中仗真正力為升濟資
四月六日晁補之記

雞肋集卷七十